

鶴林玉露



鶴林玉露卷一

廬陵羅大經 景綸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余親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征三年。赤鳥几几。履譏歷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恂於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萊夷。墮三都。誅少正卯。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謂真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尅核。能聚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鬧隣罵坐。無忌憚。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裨闔。善傾覆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守者。况望其立大節。弭大變。撐住乾坤。昭洗其身乎。此無他。任其氣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東坡大悲閣記云。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又云。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鴻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宴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通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必有道耶。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東坡之論明暢。大概千手千眼。以理言。非以形言也。昔有僧折臂作偈云。大悲千眼并千手。大丈夫兒誰不有。老僧今日折一支。尙存九百九十九。莊子。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旣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尊足卽此性也。僧偈

正此意。佛本於老莊。於此尤信。孝宗皇帝喜毬馬。偶傷一目。金人遣賀生辰使來。以千手眼白玉觀音爲壽。蓋寓相諷之意。上命迎入徑山。邀使者同往。及寺門。住持僧說偈云。一手動時千手動。一眼觀時千眼觀。幸自太平無一事。何須做得許多般。使者聞之。慙。太史公所謂談言微中。亦足以解紛信矣。余嘗卽吾儒之說推之。人主以一身立乎巍巍之上。以一心運乎茫茫之中。不出戶而知天下。不下堂而理四海。前旒蔽明。若無見也。而無所不見。高拱穆清。若無爲也。而無所不爲。自九族睦。百工時。極而至於兆民安。萬物育。四夷來。天地兩間。裁成參贊。無一欠缺。非千手千眼乎。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江湖詞贈之云。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隄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

謹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爲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於荷艷桂香。粧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殺胡快劍是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輦。竟忘煙柳汴宮愁。蓋靖康之亂。有題詩於舊京宮牆云。依依煙柳拂宮牆。宮殿無人春晝長。

楚辭云。餐秋鞠之落英。釋者云。落。始也。如詩訪落之落。謂初英也。古人言語多如此。故以亂爲治。以臭爲香。以擾爲馴。以懼爲足。以特爲匹。以原爲再。以落爲萌。

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者不死。漢武帝得之。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方朔曰。陛下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方朔數語。圖轉簡明。意其竊飲以發此論。蓋風武帝之求長生也。

高宗嘗問張魏公。卿兒想甚長成。魏公對曰。臣子栻。年十四。脫然可與語聖人之道。及隆興初。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於德壽宮。首問魏公起居飲食狀。又

問卿幾歲。對曰。臣年二十一。又問卿母安否。對曰。久失所恃。上愀然久之。曰。朕記卿父再娶時。以無繼嗣。曾來商量。卿父曾奏。欲令卿來見。今次方得見卿。朕與卿父。義則君臣。情同骨肉。卿行奏來。有香茶與卿父爲信。嗚呼。君臣相與。其恩意乃至是哉。或者乃謂高宗晚年。追悼明受。不滿於魏公。至有寧失天下。不用張浚之言。殆不然也。

杓陵病梅詩曰。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傷賢者之老病而不獲用也。又曰。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言少不更事之人。無所涵養。而騁騰拔擢。以當重任。力綿才腐。凜凜危亡。而曾不知畏也。又舟中上水遣懷詩云。篙工密逞巧。氣若酣杯酒。歌謳互激烈。回幹明授受。善知應觸類。各藉穎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蓋嘆舟人操舟。尚有妙手。而整頓乾坤。獨未見妙手也。方天寶間。杜陵少壯之時。雖亂離瘼矣。而人才尚多。故洗兵馬行曰。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爲時出。

整頓乾坤濟時了。又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微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蓋幸其所以支撐世變者。尙有人也。及杜陵晚歲。八哀之詩。旣作。則一時豪傑。或老或死。而後來者。未有其人。此病桮種榆之歎。舟師妙手之歎。意益婉而詞益哀。烏乎。此唐室所以終不振乎。本朝元豐間。洛陽諸老爲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爲盛事。而識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降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己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觀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觀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觀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爲太平之象。觀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其爲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爲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爲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慙遺於數歲。皆至論也。

詩家用遮莫字。蓋今俗語所謂儘教者是也。故杜陵詩云。已拚野鶴如雙鬢。遮莫隣雞下五更。言鬢如野鶴。已拚老矣。儘教隣雞下五更。日月逾邁。不復惜也。而乃有用

爲禁止之辭者。誤矣。

洛陽人謂牡丹爲花。成都人謂海棠爲花。尊貴之也。亦如稱歐陽公司馬公之類。不復指其名字稱號。然必其品格超絕。始可當此。不然。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磷磷。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墮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伯玉可謂眞君子矣。細考論語。夫子所與友者。僅見伯玉一人。使人於夫子。而夫子問其起居。則金石交情。可以略見。伯玉之躬行純一如此。宜夫子樂與之交也。夫人卽南子也。南子有淫行。然觀其所言。醇粹正大。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不能道者。且知伯玉之賢。而又知伯玉之所以賢。何其明也。乃知以衛靈之無道。南子之淫佚而不喪者。非止仲叔圍祝鮀王孫賈輩之功而已。又知夫

子之所以見南子者。蓋以見議論如此。倘能改行。或者尙可輔衛靈公。以有爲。子路不說。是未知夫子之心也。然南子知賢者。不爲冥冥墮行。而卒不能回光內照。改其淫佚。靈公因南子之言。固宜識伯玉之爲忠臣矣。然卒不授之以政。信乎知善非難。行善爲難。知賢非難。用賢爲難也。

有良家女流落可歎者。余同年李南金贈以詞曰。流落今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爲秋娘着句。先自多愁多感慨。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吹來穿繡幌。有因風飄墮。隨塵土。人世事。總無據。佳人命薄。君休訴。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盡尊前今日意。休記綠牕眉嫵。但春到兒家庭戶。幽恨一簾烟月曉。恐明年雁亦無尋處。渾欲倩。鶯留住。此詞淒婉頓挫。不減古作者。南史齊范縝謂竟陵王子良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此詞前闕。蓋祖此說。南金自號三谿冰雪翁。尤工於詩。有江頭吟云。兒時盛氣高於山。不信壯士有飢寒。如今一杯零落酒。風雨蝕盡征袍。

單側立。蜺奴面鐵色。楚客不言。未吹笛。關山有月無人聲。自是江頭渚。花發渚花春。少未得妍。疑立青山圍水天。杜鵑故態不識事。盡情叫入青楓煙。壯士未握邊頭槩。旄頭如月幾時落。如今世界不愛賢。看取青峯白雲煙。嗚呼一歌兮。歌已怨。壺中無酒可續嚙。蓋模擬少陵之作。詞旨清婉可愛。

嶺南人以檳榔代茶。且謂可以禦瘴。余始至不能食。久之亦能稍稍。居歲餘。則不可一日無此君矣。故嘗謂檳榔之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蓋每食之。則醺然頰赤。若飲酒然。東坡所謂紅潮登頰醉檳榔者是也。二曰醉能使之醒。蓋酒後嚼之。則寬氣下疾。餘醒頓解。三曰飢能使之飽。蓋飢而食之。則充然氣盛。若有飽意。四曰飽能使之飢。蓋食後食之。則飲食消化。不至停積。嘗舉似於西堂先生范旂叟。曰。子可謂檳榔舉主矣。然子知其功。未知其德。檳榔賦性疏通而不洩氣。稟味嚴正而有餘甘。有是德故有是功也。

曲端在陝西。甚有威望。張魏公宣撫。首擢用之。金人萬戶婁室與撒離曷等寇邠州。

端擊敗之。至白店原，又大敗之。撤離曷乘高望，師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爲啼哭郎。君後以端恃功驕恣，廢不用。又懼其得士心，竟殺之。自端之死，衆心稍離。金再入戰于富平，我師詐張端旗以懼敵。婁室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給我也。」於是盡銳力攻。我師敗績。自是陝西非我有矣。宋淳熙間，議高廟配享。洪景廬舉此爲魏公罪，迄不得侑食。昔孔明斬馬謖，已爲失計。魏公襲其事，幾於自壞。萬里長城，至於詐張端旗，尤爲拙謀。徒足以召敵人之笑。但我師之氣耳。端亦知書，嘗作詩云：「破碎山河不足論，幾時重到渭南村。」昔人詩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卽此事也。市璞寶燕石，煮簣食蜋蜚，識者少也。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淵懸絕。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鷄豚出於埘棚，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隼翔於雲霄，而條鏃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闢。流蕩者失其本心，開闢者全其本心。

余家藏山谷八大字云。作德日休。爲善最樂。摘經史語。混然天成。可置座右。

周禮註。六穀。稌。黍。稷。粱。麥。苽。六清。水漿。醴。醕。音於美切。醢。以支切。七菹。韭。菁。茱萸。芹。落。筍。

六獸。麋。鹿。能。腐。野。豕。兔。養者爲畜野者爲獸。六禽。雁。鶩。鴛。鴦。鳩。鵲。五藥。草木。蟲。石。穀。

陸象山少年時。常坐臨安市肆觀碁。如是者累日。碁工曰。官人日日來看。必是高手。願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後。却來。乃買碁局一副。歸而懸之室中。臥而仰視之。者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往與碁工對。碁工連負二局。乃起謝曰。某是臨安第一手碁。凡來着者。皆饒一先。今官人之碁。反饒得某一先。天下無敵手矣。象山笑而去。其聰明過人如此。其子弟每喜令其着碁。嘗與包敏道書云。制子初時與春弟頗不能及。今年反出春弟之上。近句曰。碁又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在其精神之盛衰耳。

漢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巳葬。纔七日耳。與窆人之家。斂手足形還葬者。何以異。景帝必不忍以天下儉其親。此殆文帝之顧命也。雖未合中道。見亦卓矣。文帝此等見

解。皆目黃老中來。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翛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却是正理。如吾儒易簣結纓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視生死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往拊之曰。子澄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或問杜陵詩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何也。余曰。此自嘆之詞耳。蓋拘束以度日月。若鳥在籠中。漂泛於乾坤間。若萍浮水上。本是形容淒涼之意。乃翻作壯麗之語。東坡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亦此類。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此論後世之文也。文者貫道之器。此論古人之文也。天以雲漢星斗爲文。地以山川草木爲文。要皆一元之氣所發露。古人之文似之。巧女之刺繡。雖精妙絢爛。纔可人目。初無補於實用。後世之文似之。

尹穉字少稷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諸公薦之與陸務觀同賜出身少稷言行有法又通世務時論翕然歸重嘗論減年賞典當與實歷對使孝宗用其說至今行之後乃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厥後貶嶺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望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益公每舉以爲士大夫之戒

張文潛作陳湯論末云昔者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一本云昔者魏國患河其邊之臣起徙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子憂過矣有功於魏者有比於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二事皆切而徙河之事尤勝蓋徙河犯官有矯制之意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於岳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於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四方以西爲尊。王者之廟。太祖坐西。所謂正太祖東向之位是也。三昭則坐北面南。故謂之昭。昭明也。向南面之明也。三穆則坐南面北。故謂之穆。穆幽也。向北面之幽也。今朝廷之上。羣臣皆自東階而升。不敢升自西階。非特嫌若賓主敵體。亦以西爲尊也。班孟堅西都賦曰。左城右平。左東也。東則爲城。若世所謂澀道。乃羣臣所由登降之階也。右西也。西則爲平而不爲城也。凡賓主之席。主東而賓西。亦所以尊賓也。非謂東尊於西。而使賓次主也。故禮客降一等。則就主人之階。蓋客不敢自西階爲賓主禮。欲自東階隨主人而升也。主人辭。客乃復位。蓋主人不許。客然後自西階升也。

唐狄昌詩云。馬嵬煙柳正依依。重見鸞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罪楊

妃杜陵詩云。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蓋幽王以褒姒而致犬戎之禍。明皇以妃子而致祿山之變。正相似也。今無妃子之孽矣。而鑾輿乃再蒙塵。何哉。此其胎變稔禍。必有出於女寵之外者矣。是不可不哀痛而悔艾也。詩意與狄昌同。而其惻怛規戒。涵蓄不露。則大有逕庭矣。

自大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況下於禹者。可以不勤不儉乎。余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飢。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飢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晉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干。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何斯舉云。壬寅正月。雨雪連旬。忽爾開霽。閭里翁媼相呼賀曰。黃綿襖子出矣。因作

歌以紀之。此名甚新。但所以作歌未甚愜人意。乃更爲補作一絕句云。范叔綈袍暖一身。大裘只蓋洛陽人。九州四海黃綿襖。誰似天公賜予均。白樂天詩云。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

渡江初。呂元直爲相。堂廚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會之當國。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胡明仲侍郎曰。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鶴林玉露卷一終